

# 我家的元宝水饺

□ 王晓敏

身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,真的是元旦吃水饺,春节吃水饺,生日吃水饺,任何节日都可以吃水饺,这就是北方人的水饺情结。

北方水饺的形状都翻出花来了。奶奶喜欢包百褶水饺,伯母喜欢包柳叶水饺,妈妈则喜欢包中间带孔的元宝水饺。我最喜欢用筷子插着水饺的元宝洞,这样既不会掉下来,也不会把水饺皮扯破,十分得劲。

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一般,吃顿水饺不容易,但如果我要吃水饺,妈妈一定不会拒绝我。聪明的爸爸抓住了这一点,嘴馋想吃水饺的时候,就偷摸着讨好我说:“敏敏啊,你不想吃水饺啊?”小时候我也是傻

乎乎的,爸爸这样说了,我就算不想吃也会点头。爸爸就推推我:“去,跟你妈妈要水饺吃,记得肉的好吃,别说我说的。”我就蹦蹦跳跳地找妈妈去了。

当晚,三盘热气腾腾香喷喷的白菜肉馅水饺就端上了桌,个个饱满圆润,可不就是一堆元宝吗?爸爸吃舒坦了,拍着肚皮朝我眨眨眼,妈妈瞬间明白,白了爸爸一眼,但下一次依旧会中爸爸的“圈套”。

现在生活条件好了,不愁吃穿不缺美食,但包水饺的那天依然是家庭中隆重的一天,欢快的气氛充满屋子,就像是即将松手的气球,就要美上天了。当天全家齐上阵,我和爸

爸围着妈妈团团转,打下手,但越帮越忙,妈妈时不时吼上几嗓子,爸爸就夹着尾巴去客厅,过会儿再回来帮倒忙,循环往复直到坐上餐桌。

即使这样,妈妈还是会让爸爸帮各种忙,这好像成了我家的传统。如果爸爸不在厨房“捣乱”,妈妈反而有点不习惯似的。即使爸妈配合这么多年了,爸爸还是会出错,他要是出点错,反而反常了,挺奇妙的吧!

我长大了,渐渐学会擀水饺皮,也学会了包元宝形状的水饺,虽然不那么好看,我也不在乎,反正我的最低要求是煮不破就行。看着只会包一种形状的水饺还特别慢的我,妈

妈摇头叹气,说我以后可怎么办,半天吃不上一顿水饺,卖相还丑。我丝毫不放心上:“我还有妈妈,不是吗?”“妈妈也不能陪你一辈子啊!”妈妈恨铁不成钢,我赶紧陪笑:“妈妈,我学,我认真学还不成功吗?”然后我就被赶出了厨房。吃水饺的时候我包的四不像被全家嫌弃,只能我自己默默“打扫”,心里愤懑不平:谁还没有第一次?但第二次,第三次……好吧,我确实没有进步。

上了大学,在外地,妈妈最关心的是我吃得好不好。有一次我提了一嘴外面的水饺没有妈妈做得好吃,于是回家就是水饺,隔三差五水饺,临

走之前还是水饺。看见妈妈头发白了,腰弯了。我说妈妈不用包水饺了,食堂的也很好吃,妈妈说:“那哪行?启程饺子落脚面。”离家前,妈妈上了小夜班,我要赶车睡得早。起夜时,发现妈妈回来衣服都没换就在包水饺,见我起来笑着说:“快包完了,就用了半个多小时,我厉害吧?”我含糊着答应了,没敢回头看第二眼,怕妈妈发现我湿了眼眶。

外面的水饺再精致也吃不到家的味道。奶奶和爸爸常说妈妈包的水饺大大的,像小包子,那暖黄灯光下我分明看到了一个个的大元宝朝我咧嘴笑呢!

## 外公把田野看老了

□ 吕铭怡

我的外公是村里有名的赤脚医生。在我看来,他有两个拿手绝活,一是看病,其次就是种田。

最初对农田的记忆很是模糊,只是记得从老家门口远眺,总会有一条明显的界限,上头蓝莹莹的是天,底下绿油油的便是田。

后来,我们搬到了城里,再也见不到与天空接壤的田野了。

没有田野的日子外公是过不下去的。于是,他在社区旁的荒郊野地上,除草,松土,自己开辟了一片菜园。自那以后,外公的辛勤与希望便在这片田野上生根发芽了。

春有菠菜、韭菜、马兰头,夏有苋菜、空菜和丝瓜,秋有玉米、萝卜和扁豆,冬季最美不过下过霜的青菜。家里人的胃被外公染成了五颜六色。每每吃饭,外婆总会感叹一句:“现在到哪儿能买到这么新鲜的菜哦!”

外公的田野也是我的乐园,他常带我去田上玩。外

公自己开发的荒地,碧绿的菜畦连着碧绿的菜畦,只不过就是在与天空的交界处多了连成一片的高楼大厦的剪影。

走在田埂上,所有的烦恼都氤氲着连同云儿被风卷去了。外公看着自己种的菜,总是神气地对我说:“你看外公种的菜多好呀!”他如指点江山一般一一介绍给我听。

我的心思却不在外公身上,我上看了一旁的丝瓜。它沉甸甸地挂在瓜藤上,呈一条优美的曲线,如一把弯弯的绿镰刀,仿佛要在这丰收的季节把作物都收割干净。我偷偷采了那根丝瓜,拿到外公面前显摆。不一会儿,我又看中了卧在土里,只伸出两只肥肥的绿耳朵的红萝卜。

奔跑在田埂上,自由无羁的快乐甜蜜了我的童年。我喜欢这种感觉。

后来,学业繁忙的我,很久没去过外公的田野了。但是每每回家吃饭,外公总会兴高采烈地对我说:“这

是外公今天去田上采的新鲜菜,很好吃的。”或是在我准备走的时候:“到你下次回来,玉米就好吃了!”

这次假期,我几乎都呆在外公家。奇怪的是,以前总是把外公种的菜引以为傲的外婆,却不让外公去田上了,因为外公年纪越来越大,而天又太热,每次外公回来,身上就会湿透,外婆便会带着责备的口气滑稽地称他为“水鬼”。她总是让外公多休息一会儿。可是外公哪里坐得住呢?没多久,他就从房间走出来,坐在藤椅上,看看我,再发呆。我知道,他是想田了。

过了不多久,外公一句话也没说,出门了。

外婆醒来发现外公不在,就问我他去哪了。我说不清楚,他没讲。其实我很清楚,外公一定是去田上了。

于是,在云朵脸红变成晚霞的时刻,一个“水人”回来了,穿着套鞋,拎着桶。外公把田野看老了,田野也把外公看老了。



《荷塘》钱新明